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類
綏遠蒙文週報社發行

蒙文週報

◁第四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拾日

歡迎交換

◀社址綏遠舊城文廟街民國日報社▶

總理遺像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內蒙古民族目前的出路

代論

（續前）

（三）親日者主張說：『拿中國這麼多的兵這麼大的國家還不能敵日，而我們毫無力量的小小的蒙古，若言抗日那不簡直是以鷄卵拼大石頭，不是胡鬧嗎？所以不如乘其未佔領，先作投日的工作，將來還可以站的住脚，保全自巳的地位等等』的話來威脅蒙古執行政務的王公當局！

（四）冒險投機者主張說：『中國中央政府不注重我們蒙古民族，所以我們民族應想自巳的辦法，現在日本正引誘我們的時期，我們應利用這個機會同他合作，用他的勢力來作復興我們民族的事業！』

（五）依靠中央者主張說：『中國中央政府讓我們抗日，給我們各種器械物質上的帮助，那麼我們就預備抗日的工作，不然，也沒有辦法！』

現在我把以上各種主張統合起來，作一總的批評：我們看出第一第二兩點是個驃其自然坐以待斃的政策！在現在世界潮流國際漩渦中絕不在讓你安穩的坐着等死！必然把你捲入這狂風大浪中來作犧牲者！況且這風雲日緊不久即將爆發的日俄大戰，先拿我們東北蒙漢同胞來敵大砲飛機的炸彈，所以說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我們知道第三第四兩點的危險性質更大！一個認賊作父甘心出賣民族的利益！一個是引狼入室請其來食自己奄奄一息同胞的鮮魚肉！這兩種事情我們可以拿九一八後日本在東蒙演的把戲，作一相當實事的証明。並不是我故意張大其詞的來說瞎話，大概凡在東北的蒙古同胞們腦子裏還未忘掉，當出日本組織蒙古自衛軍打洮南通遼開魯的時候說的話吧？他曾說『打開以上任何一个地方給你們蒙古組織自治政府』！

所以蒙古自衛軍給他買了不少的命，剿滅東北義勇軍利士匪，但是東北蒙古到現在得到政權的利益是什麼呢！也不過僅僅空洞的興安幾分省的設立，變象壓迫蒙古民衆的屠宰機關而已，再就什麼所謂保安隊警備隊使蒙古人充當，不是爲的捕滅東北復興的義勇軍，就是爲的當日俄戰時來當砲眼，別的還有什麼作用呢！

（未完）

蒙事紀要

班禪接見記者發表返藏行程及治藏要旨

本報特訊：班禪額爾德尼，於十二日下午六時，偕隨員衛隊百五十餘人蒞綏，寓綏遠飯店行轅，定三二日與伊盟長沙克都爾扎布，副盟長阿王，相偕赴包頭，轉往杭錦旗札薩克嗇經，因牙疾未痊，行程困頓，到行轅後，除與傅作義少叙闊別後，概未見客，定昨日（十二日）午十二時許，本市記者楊令德，樊幼蘋，楊震卿，王天籟，崔桐軒，關煥文等詣班禪行轅投刺請見，延少頃，氏已到行轅（綏遠飯店）樓上十二號候晤，由氏駐綏辦公處處長丁旺奪吉領導引入室，見氏光頭，足履黃色鞋襪，身衣黃綢長，面現微黑，面綴紋斑斑可考，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一望而便知爲久經風塵，操勞過度，信佛彌篤之老和尚也，氏起立與記者等互獻哈達爲禮畢，讓記者入座，由丁處長（旺奪吉）繙譯，氏操極犀利之藏語，與記者互道寒暄後，即作如下之談話，（以下記者問，班答，丁譯），（問）大師到京許久，對南方一切印象如何？（答）余在京住三月餘，後往杭州上海各處遊覽念經，對南方一切建設，印象極佳，（問）中央致祭達賴專員黃慕松，現到何處？何時可以抵藏？大師最近得到上項確息否？（答）余在北平，接黃慕松電，謂渠已抵西康邊巴，如途中無躭擱，本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可到西藏。（問）藏方現在情形若何？可得聞否？（答）西藏情況

，據最近所傳消息，一切政教，與達賴生時無異。(問)大師何時返藏？返藏行程，刻決定否？(答)余回藏行期，尚未決定，將來先赴青海，到青海後，入藏取道何處，請示中央決定，赴青海過阿拉善特旗時，或在該旗稍停。(問)大師回藏後，對政教有何新的建設？(答)中國由五大民族集合而成，西藏土地，隸屬中國，藏人爲中華民族之一，余回藏後，對一切政教措施，完全遵照中央意旨督促藏人努力鞏固邊疆擁護中樞，但因距中央很遠，交通梗塞，文化晚開，一切建設殊感困難，余返藏後，特遵照中央辦學宗旨，先行設立學校，培植基本建設人材，然後逐漸及於其他，(問)大師此次返藏，所有隨員衛隊，是否完全偕行？(答)余之隨員衛隊，除已有一部分，在青海照料余之用品外，白靈廟留堪布數人留守，餘將隨行赴青海。(問)大師何日赴杭錦旗嘛經？在路是否停留？(答)余一二日即起程赴包頭，改乘汽車赴杭旂，途經孔獨崙召，預定在該召休息在杭旗嘛經畢，一月後起程赴青海宣化，談至此，記者等與辭而返云。

沙貝子返白靈廟前對記者談話

綏新社訊：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民治處長烏盟達爾罕旗署理扎薩克沙拉巴多爾濟，昨日由綏返白靈廟，行前綏新社記者訪沙於其寓所，當承延見，並發表如下之談話：(以下記者問，答)問：處長足疾如何，已完全痊愈否？答，本人前奉雲王命，赴太原謁閻主任，並敦促趙次隴先生，就蒙政會指導副長官職，不意行至崞縣，因住所被雨坍塌，致雙足受傷頗重，乃折回大同醫治，病略轉佳，赴五台山一行，刻足疾漸好，唯尚未完全痊愈，問：處長曾晃閻主任趙先生否？答：本人因足疾未謁閻趙，由蒙政會保安處長補音達賴單獨往見，趙副指導長官即赴北平，當可與何指導長官同時就職，問：雲王因何辭職，處長知之否？答：本人離廟已將兩月，雲王辭職，尚在本人離廟以後，不過雲王年邁，且因弟根王之死，萬分傷感，以致消極，此即辭職原因，別無他意也，問：根王逝世後，達爾罕札薩克，即由處長署理，處長對旗卜有何改革計劃？答：

根王逝世。暫由本人署理札薩克，按例本人尚非根王最近支派，且本人能力淺薄，亦不能勝任，不過目下暫時維持，一切悉仍其舊，別無更張，問：蒙政會近況如向？答：本人離廟日久，最近情形，亦不甚深知，不過中華民國成立已二十三年，一切尚未就緒，國勢不振如此，蒙政會成立不足二年，自不能有相當成績，此時只努力徐圖進展而已，問：尊意蒙政會此時最要之事爲何？分，無財力則一切事業，無從進行，所以目前最要者，當在經費問題，問：如經費有辦法，則首答：蒙政會經濟困難萬宜舉辦者爲何事？答：首宜舉辦者爲教育，鄙意在蒙地亟應兼施蒙漢文之教育，使蒙人對於蒙漢文有認識，蒙民受教育後，其他一切始可進行，此實當務之急，刻不容緩者，問：聞蒙政會將建築白靈廟飯店，不知如何？答：有人作此擬議，此時正在籌備中，談至此，沙已東裝待發，記者遂興辭。

滿封翁出殯葬滿宅喇嘛塋地

綏新社訊：已逝世之蒙邊司令滿泰，其封翁，五當召喇嘛雅楞碧勒，於滿逝世數日圓寂，日昨滿公子納生，旋里安葬，雅楞碧勒在五當召掌事多年，深通經典，滿宅世有喇嘛，故自置喇嘛墳地，雅楞碧勒，即葬於滿宅喇嘛墳塋內云。

蒙旗地方通訊

內蒙郵政交部計劃以白靈廟爲中心

塞北社訊：據交通界息，內蒙郵政，自白靈廟蒙政會成立後，往返各盟旗之公文函件，全恃鄙傳，交通部近將內蒙郵線，妥爲擬就，係以百靈廟爲中心云。

中公旂林王返崐獨崙召

佈置班禪奉經事

邊聞社訊：中公旗林王慶僧格氏，日前來包，迎接班禪大師已誌前訊，茲悉班來包後，林已叩兩度，班有於今日（十七日）啟錫往崑獨崙召說，林特於前日派該旂賈閣齊呵克白燕，先行返召，佈置一切，林本人以拜佛已畢，特於昨日（十六日）下午，乘自用汽車二輛，携隨員齊參領，及該旗駐包辦公處狄處長等返召，親飭所屬趕速佈置，林返召前記者往訪於公義合，據談：全返崑獨崙召，係爲佈置活佛（即班禪）赴召奉經，一切事宜，此次本旗蒙佛駕蒞臨奉經，所有官長，無不感激云云。

又訊：崑獨崙召西發佛活佛，日前隨中公旗林王來包迎接班禪大師，茲因班將赴召奉經，活佛特於昨日，又隨林王乘車返召云。

土默特旗改制籌委會昨開首次會議
向省府報告並呈蒙藏會改革旂制

綏遠社訊：土默特促進改組旗制籌備委員會，昨（十四日）上午十二時，假總管署地址，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賀雲章，經天祿，任殿邦，朱實夫，雲繼先，賀耆壽，王葆仁，巴文奎，主席經天祿，紀錄賀耆壽，開會如儀，討論事項如下：一，派員向省府報告本會籌備經過，暨改組理由，決議：派雲繼先，王葆仁，賀耆壽，二，向中央蒙藏委員會，蒙政會，暨省府，呈請改組旗制文，決議：交由文書股起草辦理，三，對本省各機關，及各法團及內蒙各旗，發快郵代電，決議：交由文書股擬辦，四，對民衆宣言書，決議：交由文書股擬辦，五，本會例會期間，決議：規定每禮拜日，舉行例會一次，六，每日辦公時間，決議：每日上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

蒙政委會無線電台京平百綏互相通電

西北社訊：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無線電設計專員彭次山，月前携軍政部撥發蒙政委會無線電機九架，離京北上，邇返白靈廟架設，刻已工竣，特於前日（十七日）日由廟返綏，架設綏垣電

台於十默特總管公署內，南京北平白靈廟之間，早已通電，自今(二十日)日起，綏遠南京北平百靈廟之間，開始通電，茲彭氏在綏架設已畢，昨(十九)日乘平綏二次車，離綏赴張家口架設，據聞察省電台將分設於錫盟十二旗以便通報消息云。

一週大事記

▲牯嶺十三日下午九時發專員：十三日晚本報記者謁汪院長於熊宅；汪談稱，此次來牯嶺，係爲對軍官訓練團訓話，順便與蔣先生一談，很不湊巧，蔣先生因勞欠爽，未能細談，所談及者，主要在促黃膺白早行，關於華北問題，亦惟更加努力做去而已，余一二日內返京，此次雖未能與蔣先生多談，好在下月三屆事官訓練團開學，余仍將來特訓話，記者詢以孫科與羅斯福會晤事，汪答，孫哲生遊美，並未負任何任務，會見美總統，係在檀香山偶然相遇，所談均私人酬酢之詞，余曾接哲生報告，內容不過如此云。

▲中央社天津十四日電：賓縣沈壽溥縣義軍首領趙尙志，深具愛國思想，該處民衆多受指揮，日下聲勢日大，日僞對此深爲焦慮。

▲中央社南京十五日電：中央十五日將五全代會重要議題通告全國及海外各級黨部，茲錄其全文如下，本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二十年十一月，於今已及三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日期，業經本會決定通告在案，茲依總章第二十八條之規定，通告重要議題如後，慨自九一八以來，舉國憂憤，震撼百端，本黨同人本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案，對內則抒和平親愛之誠，共赴救國之途，對外則衡量國情，力求自衛，三載以來，競競業業，未敢怠荒，凡關於禦侮剿匪外交財政諸大端，自當對大會爲詳細之報告，以待大會之審度，今國難未紓，外寇國際，則風雲日惡，待機即發，內察國情，則民力未蘇，百端待舉，凡我同志應具沉毅勇邁之決心，共負救國之大任，對於如何健全本黨之組織，整飭工作之方式，如何推進安內攘外之設施，以期國力之昭蘇，均應審思熟慮，計劃周詳，逕召集國民大會，歷有成議，應如何事先

準備，以期與國民共同努力，達到挽救國難之目的，均須予以嚴密之考慮，綜上所述，此次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之議題如左，(一)召集國民大會案，(二)修改總章案，(三)推進黨務案，(四)確立施政方針案，以上各題內容繁賾，望我全體同志緬懷我總理偉大之精神，省識環境，明辨緩急，審愼研討，期於至善。黨國前途，胥利賴之，特此通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社日內瓦十五日電：今日得悉，歐洲各國間外交談話，已將蘇俄加入國聯之重大障碍掃清，國聯大會九月間開會時，蘇俄當選爲國聯會員國，此已無疑義，凡蘇俄遲遲未能加入國聯，如俄人任國聯專員，如蘇俄應付年費，現已均解決，蘇俄並將爲國聯行政院，常任理事。

▲中央社上海十六日電：粵人梁君松年，前清留學海外，研究化學及美術工業有年，民初曾發明七色美術玻璃，行市後感汽油關於交通軍用重要，乃捨美術而專門研究化學，欲以人造奪天工，對舶來品礦質汽油替代物，悉心研究十六年，經九百十八次試驗，卒以植物製練汽油得告成功，前在京粵公開試驗，深得各界之贊許，昨復在滬試驗，優異之點有十，並擬不日招待各界與新聞記者，作一公開實驗，藉資提倡。

▲中央社南京十七日電：致祭達賴專使黃慕松，及其隨員等，日前有電到京，謂已過拉里，約旬日即可抵拉薩，頃據蒙藏委會息，黃昨又有電到京，報告行程，謂十三日已抵口達，停一日繼續西進云。

▲中央社南京十七日電：據中央天文研究所消息，本月天象，土星全夜可望見，明日下午七時土星衝日(即太陽)沒落於西方，同時土星即升於東方，二十四日下午七時土星合一，即月球與土星此時適相結合，吾人屆時亦能肉眼看見云。

▲南昌十八日電：行營據前方電告匪部現發現暗殺隊，專殺匪首，又有棍子隊襲刼匪糧，匪區亢旱，稻田枯萎，良糧恐慌，餓殍載道，又據投誠匪兵供稱，現匪屢戰屢敗，匪兵祇以壓迫綦嚴不

敢言降。

▲東京十九日電：今晨十一時三十八分，各古屋與西京，皆遭在比較上很劇烈地震，大阪亦竟震動時許皆停，居民惶恐奔出室外，鐵路山洞均崩毀，路橋亦損失，鐵路交通暫停，但未有死傷。

▲上海十九日電：俄電証實，十三日夜中東路俄籍重要路員十九人被捕，爲一遠大之挑釁開端，戰謠極盛，一面坡白俄紛將傢具什物遷往他處，足徵人心恐慌，俄海空軍集中海參威，陸軍新增兩萬共十七萬，俄限僞一週內釋路員並道歉，如無結果，事件將擴大，哈長藩均特別戒嚴，以防白俄，滓白俄奉謝米諾夫命，多出關作反蘇運動。又東京電：日外務省關於逮捕東路俄員發表聲明，謂俄籍站員有反『滿』行爲，故爾行使其警察權。又北平電：據外人方面接齊齊哈爾電訊，七日下午五時許，由阿穆爾下流來航之蘇聯軍艦十四隻，在海蘭泡市港沿岸投錨中。

黨義

民族建設綱領（續）

（二）發揚民族精神　所謂民族精神，就是整個民族的生命力之表現，現在中華民族大有枯萎衰老的樣子，因此有些人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個人相比擬，他說每一个人不能逃避衰老和病死，民族也不能逃出這个例外，彷彿認爲我們的民族，受自然法則的支配，應該經過衰老的過程，而至於式微了，但是，這種解釋是錯誤的，根本就不應當拿一个民族比作一个个人，个人的生命有限，民族的生命則無窮，除非是主觀上這一个民族自力生存的條件太缺乏了，而且客觀的壓力又是超過了主觀的抵抗力，那這一个民族會有滅亡的可能，無論退若干步說，中華民族主觀的條件，

總是俱備了的，而且是偉大的，現在的衰落，正因爲過去環境太自由，譬如拿地理來說，中國的地理，西向展開大陸的氣候，東向又隔絕於汪洋的大海，鄰近也沒有大國，這樣的形勢，鬆懈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現在的困難，正是興奮的好機會，沉沉大夢的睡獅，醒來吧，發揚民族精神。

(三)啟發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就其本身的意義解釋，無論如何是具有狹隘性的，惟有民族主義，才是廣義的，所以說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但是民族意識的作用，則重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場，中華民族自來的民族意識很薄弱，這是他歷史的好處，就時代的意義講，才成爲一个缺點了，這缺點，因了時代的要求，和革命的推動，要由个人的意識，團結而爲整个民族的意識，並且要使得民族中各个人的意識上，都有一个堅固的民族觀念，中華民族四萬萬人要知道『理想世界大同而不忘却本國目前的獨立』在走向世界大同之前，在求得中華民族獨立生存的現在，先要啟發我們的民族意識。

乙　民族建設的根據

(一)以血緣關係作根據　民族的本身，就是一个血緣的系統，他是基於人類的生存慾，爲了『延續生存』以性慾爲出發點，由男女配偶，而產生家庭，由家庭而產生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民族，由民族而國族；本來這是血統上的發展才繁衍出許多的人，因爲放射的範圍太大，關係便漸次稀薄，而成爲漠不相關的路人了，但是這種聯繫，尚停滯在家族這一環境上，因之許多民族的病源，便發生在家族制度上面，但這是不能消滅的一環，我們反正可以利用這一環，把現在對家族的一切觀念和關係，擴大到民族去，在民族本位的原則下，一切个人爲民族生存而犧牲其自由，一切行爲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皆以民族的利益爲依歸，許多人把家族看成民族建設的障碍，我們要把家族當成組織民族的津梁，如果組織方法完備的話，根據血緣關係來建設整个的民族，是一个很自然的順序。

(未完)

專載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按即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副名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副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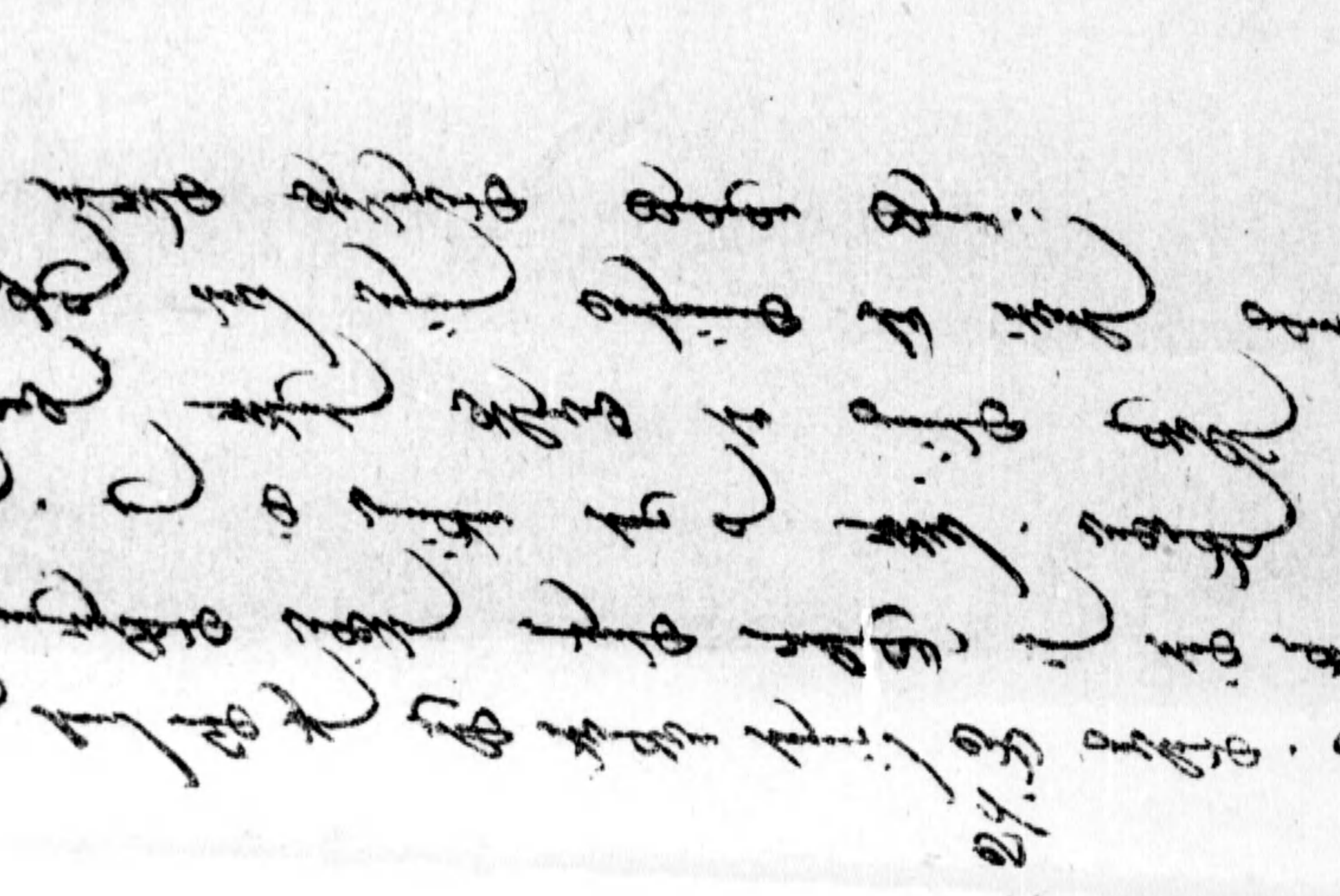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

本村理事對於提案之說明

怪傑張學良對我……以萬馬奔騰之勢，南以其外交通之王家楨，北以其鐵道通之高紀毅，互相分題合作，一舉而欲粉碎我滿蒙之特產。

蔣張本來乃吳越同舟，因一時的過渡之便而妥協，故吾人料其明年春夏之間，必是蔣張大戰之候，然奉派中……有新舊二派，互相水火……張學良欲露現其事閥之眞面目，必能與舊派提携，及利用我日本勢力，以打倒新派。

奉派之兵力，雖可與南京相伯仲，然論其財政……必不能與長江方面對敵，……而內部之新舊二派，亦能因此而爆發其感情，……斯時也，第二張作霖如張學良者之政權，必因而短縮其運命，他如第三第四第五之張作霖，必能接踵而起，競爭分割其東北之地盤，此不但可豫期，依我陸軍參謀部之努力運動，奉派內部之大瓦解，是既定之必然，可拭目以待也。



(illegible)

專

載

專

載

（完）

（本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ছিল। [illegible] ছিল। [illegible] ছিল। [

(सुदामा पाण्डेय 'धूमिल')

मोचीराम

राँपी से रौंदी हुई
चमड़े की गन्ध
मेरे नथुनों में
घुसती है
और मैं
अतीत में
डूबने-उतराने लगता हूँ।
(उसका बाप
अच्छा जूता बनाता था
लेकिन
उसकी औलाद
जूते
और आदमी के बीच
फर्क करना भूल गई है।
उसे
जूते से
आदमी तक का
फासला
तय करने में
कई
हादसे
पेश आते हैं।
कुछ
सीधे
पैर में
काटते हैं
कुछ
आँख में
चुभते हैं
कुछ
दिल में
गड़ते हैं
और
कुछ
दिमाग़ में
सड़ते हैं।
मेरे
इस
पेशे
में
कई
औज़ार
काम
आते हैं
जैसे
रापी,
आँख,
हाथ
और
हथौड़ा।
लेकिन
मेरे
पास
आदमी
के
पैर
में
जूता
कैसा
रहेगा
इसे
नापने
का
कोई
पैमाना
नहीं
है।
कई
जूते
मेरे
देखे
हैं
जो
पैर
में
कछुए
की
पीठ
हैं
और
जब
वे
पीठ
से
निकलते
हैं
तो
कछुए
की
चाल
में
आदमी
की
नस्ल
को
चिढ़ाते
हैं।
कई
जूते
हैं
जो
पैर
में
गेंडे
की
खाल
हैं
और
जब
वे
खाल
से
निकलते
हैं
तो
गेंडे
की
चाल
में
आदमी
की
नस्ल
को
चिढ़ाते
हैं।
कई
जूते
हैं
जो
पैर
में
घोड़े
की
नाल
हैं
और
जब
वे
नाल
से
निकलते
हैं
तो
घोड़े
की
चाल
में
आदमी
की
नस्ल
को
चिढ़ाते
हैं।
कई
जूते
हैं
जो
पैर
में
आदमी
की
खाल
हैं
और
जब
वे
खाल
से
निकलते
हैं
तो
आदमी
की
चाल
में
आदमी
की
नस्ल
को
चिढ़ाते
हैं।
एक
जूता
था
जो
पैर
से
निकलकर
चेचक
हो
गया
था
जो
चेहरे
पर
फैला
था
जिसे
मैं
बरसों
ढोता
रहा
और
जब
वह
पैर
से
निकला
तो
पैर
में
बिवाई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से
नफ़रत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आग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सार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घर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राख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भविष्य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भूत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वर्तमान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जीवन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मौत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जन्म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कर्म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धर्म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चर्म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मर्म
था
जिसमें
मेरे
पेशे
का
शर

（元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週大事記

（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週大事記

（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蒙古）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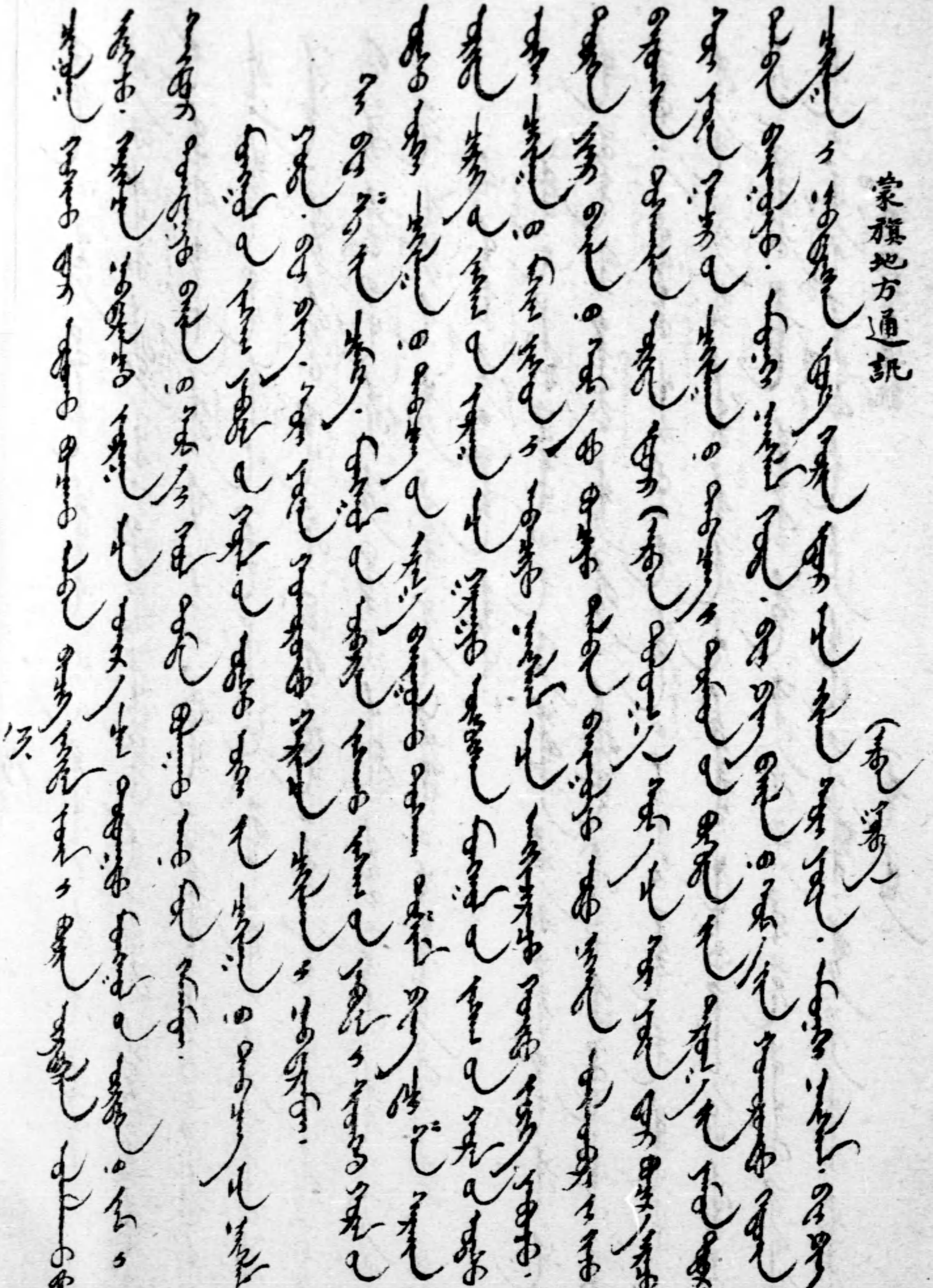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अनुवाद)

रुक्मिणी ने कहा - हे प्रभु! आप तो सर्वज्ञ हैं। आपसे कुछ भी छिपा नहीं है। आप तो सब कुछ जानते हैं। मैं आपकी शरण में आई हूँ। मेरी रक्षा करें। मैं आपकी शरण में हूँ। मुझे बचाइये। मैं आपकी शरण में हूँ। मुझे बचाइये। मैं आपकी शरण में हूँ। मुझे बचाइ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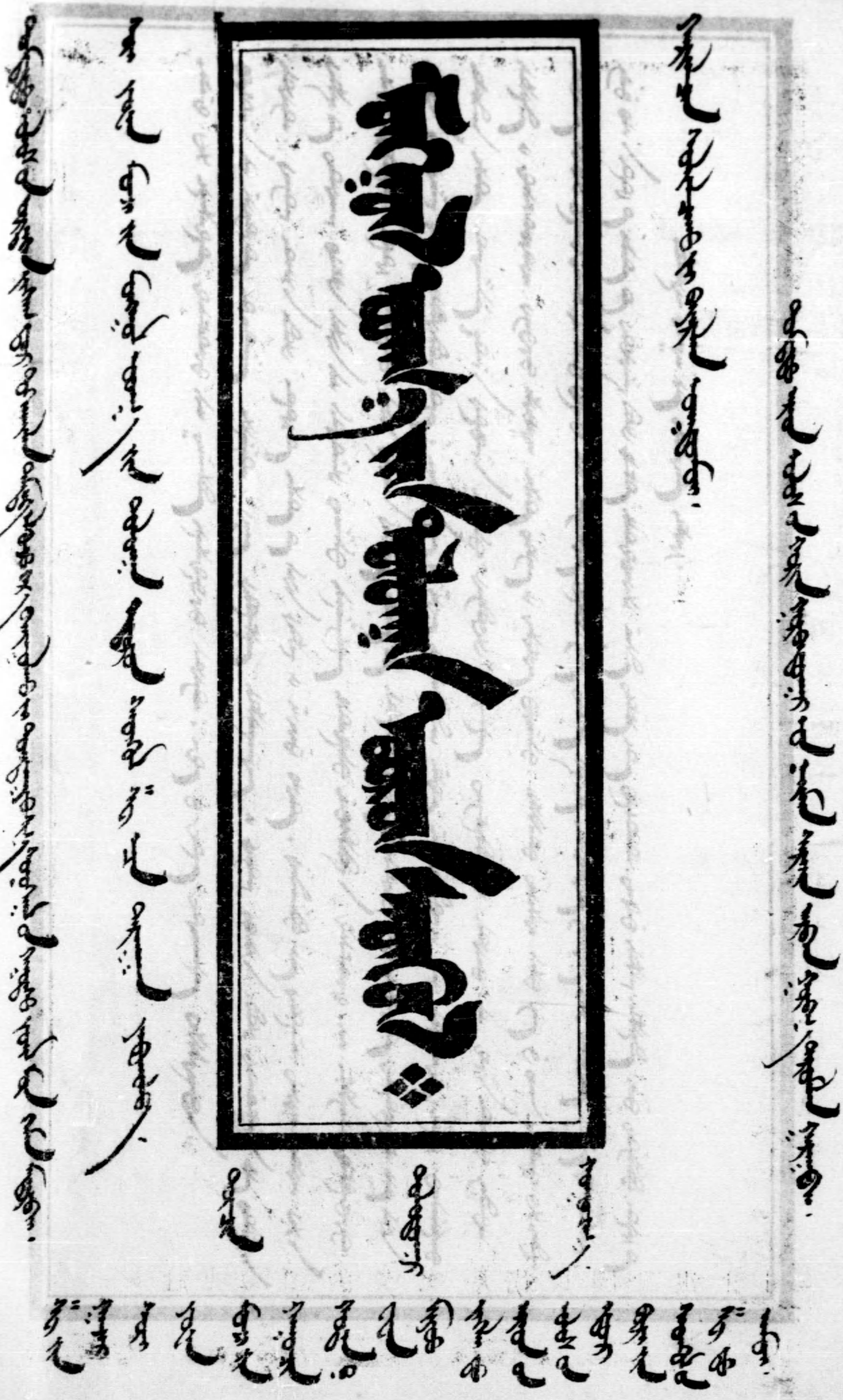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बनाकर न बनाकर बनाकर.

(बिन्दु) बनाकर बनाकर बनाकर

社

論

[illegible]